

箩神

城陵矶题材系列小说集

李望生 / 著



●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箩 神

城陵矶题材系列小说集

李望生 /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箩神:城陵矶题材系列小说集/李望生著. —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8.7
ISBN 978-7-5500-2816-6

I. ①箩… II. ①李…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②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01847号

箩神:城陵矶题材系列小说集 李望生 著

出版人 姚雪雪
选题策划 周瑟瑟
责任编辑 杨旭
视觉总监 吴晓
装帧设计 蔡清国
出版者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地址 南昌市红谷滩新区世贸路898号博能中心一期A座20楼
电话 0797-86895108(发行热线) 0791-86894790(编辑热线)
邮编 330038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 湖南岳阳鑫容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张 14.5
版次 2018年7月 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 200千字
书号 ISBN 978-7-5500-2816-6
定价 48.00元

赣版权登字 05-2018-20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网址: <http://www.bhzwy.com>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 影响阅读, 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目 录

上编 城陵矶镇

金钩胡子	/ 3
箩 神	/ 32
象牙笏板	/ 59
祸起佳人	/ 92
桂花园	/ 135
孤独的月亮	/ 150
小镇上走出的青年	/ 158

下编 城陵矶港

涟 漪	/ 167
水手、女人和船	/ 184
小 站	/ 203
钓者丁三	/ 213
山不转水转	/ 218

上编 城陵矶镇

◎金钩胡子

◎箩 神

◎象牙笏板



从我懂事开始，母亲就一直不停地对我说，她有充足的理由相信，当年，金钩胡子对我父亲主动提出充当他的行刑人是心存感激的。

我那杀了上百人的“侦察英雄”父亲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似乎对杀人这个行当有了几分的厌倦。“我真的不愿再杀人了。每杀一个人，我梦里就会多一张脸。”这是父亲在接手那桩案子，进城陵矶的当天中午，同苗秀文喝酒时说的话。苗秀文听完父亲的这句话后，端起酒杯对父亲说：“我们喝这最后一杯吧。”以后一段日子，这两个嗜酒如命的生死朋友，再也没在一起喝过一口酒。

—

在走向那棵柳树边的土坑时，金钩胡子头也不回地说：“今天的天气真好。”

“真好。”父亲说着紧走一步，这样，他与走在前面的金钩胡子只有了半步的距离。

“你老婆有喜了吧？”

“不知道。”

本来就走得很慢的金钩胡子立住了脚，我那正闷着头走的父亲差点就超过了他。

“你老婆是个好女人。”金钩胡子在父亲与他并肩时，说。

“这我知道。”

“劳烦你亲自为我送行。”

“我们是朋友。”父亲停了一下，说：“等下我数一二三，数到三时，你张口。”

“谢了。”说完，金钩胡子快步向前走去。

父亲从枪套里抽出那把他心爱的长苗子快慢机，从上衣口袋里摸出一个红布包，打开，里面是一颗子弹。那颗子弹黄灿灿的，在太阳下闪着金黄色的光。父亲将那颗子弹摊在掌心里看了好一阵，这才压进枪膛。父亲右手把枪藏在身后，跟了上去。步子十分缓慢。

已在那棵柳树树下土坑边站好的金钩胡子抬头看了看天。他看到的是一缕缕柳条挂在太阳上。“原来太阳也长胡子。”这句话他没说出来。这句话他是想说给父亲听的，可父亲没有跟上来。于是，他回过头去看父亲。看到父亲时，他还是没有把这句话说出来，却冲父亲笑了一下。

父亲回没回应金钩胡子的那一笑，父亲没说过，他只是说，看到金钩胡子的那一笑后，他的心一下子轻松多了。

轻松起来了的父亲快步走到金钩胡子身边。

金钩胡子又把眼睛望向了挂着柳条的太阳。

“我可是从不跪的。”金钩胡子说。

“我跪过我的父母。”父亲说。

“还跪过你的领袖吧。”

“还有老婆。”

金钩胡子把头低了一下，又抬了起来。

父亲也抬头看了一下天，他看见了什么，他没说过。

父亲向金钩胡子又靠拢了半步，这样，他俩就肩并着肩站在那里了。

父亲伸出左手扶住金钩胡子的左肩，握着手枪的右手从屁股后面移到右腿侧，停了一下，举起来，枪口对准了金钩胡子的后脑勺，说：“一，二，三。”

“三”字几乎是同枪声同时响起的。一颗红色的子弹从父亲的枪口射出，从金钩胡子刚好张开的嘴中飞向了太阳。太阳很快就吞下了那颗子弹，却溅出了一道血弧，血弧的一头牵进了太阳，一头挂在了父亲的胸口。父亲低头去看

金钩胡子，发现子弹崩掉了金钩胡子的一颗上门牙，父亲仰起头冲太阳喊：

“怎么就会崩掉一颗牙齿呢？怎么就会崩掉一颗牙齿呢！”

金钩胡子的身子本能地向前倾了一下，没有倒下，被父亲的左手扶住了。金钩胡子固执地把脸转向右边，（城陵矶人有一句恨人恨到极至的话：我到死也要看着你。）头靠在父亲的肩头死去了。

父亲把手枪插进枪套，拔下金钩胡子背上的刑签，细心解下捆着金钩胡子的麻绳，掏出一块雪白的手帕为金钩胡子擦干嘴唇上的几粒血珠，然后盖在金钩胡子的脸上，这才把金钩胡子平放在了地上。

父亲再次掏出手枪，朝天放了两枪，打断的几根柳条落在金钩胡子的身上，横了两根，直了两根。

父亲平抱起金钩胡子，轻轻放进昨晚他亲手挖好的那个坑里，然后掏出他从不离身的那个小酒壶，放在了金钩胡子的头右侧……

二

我母亲后来告诉我，父亲一生最喜爱的东西就两样：一样是用的，一样是吃的。用的是那把德国造长苗子快慢机；吃的是城陵矶李家糟房酿的烈性谷酒。

我母亲后来告诉我，那把快慢机其实是苗秀文送给父亲的；城陵矶李家糟坊的酒，父亲也是在苗秀文那里喝过后喜欢上的。

当时，父亲在八路军南下支队当侦察排长。

说到那次“偶遇”，父亲是一脸的不屑：“一个七尺男儿，堂堂八路军排长，手中有枪，看到鬼子汉奸奸淫妇女而不出手相救，那就是个球！”可我母亲却告诉我：“如果那次没有长苗子，你爸早就没命了。”事实是：父亲虽救出了那对母女，自己却被鬼子逼到了绝境。待到枪中只剩下一颗子弹后，他把枪管伸进了自己的嘴里……

“狗日的，那枪管打烫了，一碰到舌头，他妈的，比吃枪子难受多了，我又把枪管拔出来了，拔得太猛，准星崩掉了我的一颗门牙。”说这话时，父亲肯定在喝酒。

我母亲说：“其实我知道，是长苗子打掉了他的枪，把他背出来的。”

调查核实后的事实是：父亲把枪管塞进嘴里，不等他扣动枪机，苗秀文及

时赶到，一掌将父亲打昏了。

那颗上门牙确实是枪管的准星崩掉的。

父亲是在一个神秘的山洞里醒来的。醒来了的父亲看到了一张清秀的脸和两片“比女人的嘴还鲜亮”的嘴唇。

“是你救了我？”

“英雄救英雄。”

“叫我如何谢你？”

“你谢我一颗门牙了。”那人一笑。父亲后来说：他妈的，那一笑，比他妈的女人还媚。

“我一看你往矶头上跑，就知你是个外地人。”说这话时，那人正把一副演戏用的老生掩口挂到洞壁的一颗钉子上。

“这么说，你当时在场？”

“是的。”

“如何不出手？”

“人多，我有些不便，”那人又笑了一下：“再说，你比我出手快呀。”

“你是那边的？”

“我哪边的都不是。”

“你是抗日志士？”

“我谁也不抗，我只杀坏人！”

“胡子。你是胡子，还是唱戏的？”父亲指着洞壁上挂着的那副演戏用的长须说。

“我是教书的。”那人看了一眼长须，又说：“闲来也唱唱戏。那不叫胡子，叫掩口。”

“哦，掩口。不过，看你这样子就象唱戏的。”父亲把双手一拍，说：“我分明记得我枪里还有一颗子弹的。”

那人说：“是有一颗，在我这里。”

父亲说：“这是我的命。这条命，你就留着吧。”

那人说：“你把话说重了。”

父亲说：“那你就留着做个纪念吧。”

就这样，父亲同苗秀文认识了。分别时，苗秀文给了父亲一个城陵矶镇上的地址，并嘱父亲，有空了，去他家看看。可他却是把父亲的眼睛蒙上后，才带他走出那个山洞的。

三

父亲第二次见到苗秀文，那可是组织的派遣。组织通过他们的关系，知道了苗秀文的背景复杂，但组织没有把这种复杂告诉父亲。于是，父亲就懵懵懂懂地进了苗秀文的家。见到苗秀文时，父亲后来告诉我母亲，他差点去拔枪——他看到的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日本人。苗秀文自然是看出了父亲的惊骇，但他没作任何的解释。我母亲说，他是热情地招待了父亲的，要不，父亲不会一提到城陵矶李家糟坊的酒，就会说起长苗子了。临别时，苗秀文对父亲说：如果你下次还来看我，那我们就是过命兄弟了。

关于苗秀文，我写地方志时，看过他的资料。资料不多，大至是：苗秀文是城陵矶镇教会中学的老师。苗秀文的父亲在上世纪初是日本日清公司驻城陵矶的买办。中日开战前夕，日清公司撤出城陵矶，苗秀文父亲的一个日本朋友因种种原因来不及撤走，就留在了苗家。后来，那个日本人死了，留下一女，嫁给了苗秀文。日军占领城陵矶后，苗秀文媳妇的叔父找到了他们。而苗秀文的这个叔岳父就是当时驻城陵矶日军的最高长官，那可不得了，日军少将呀！

父亲后来知不知道这些，我不知道，我知道的是，三天后，父亲又喝上了城陵矶李家糟坊的谷酒。

第二次走进苗家，父亲是受命去向苗秀文打听一个叫金钩胡子的人。

那时，在湘北一带，没有不知道金钩胡子的。但是，除了在杀人现场，再也没有人见过金钩胡子。综合县国民政府、维持会以及日军宪兵队通缉令的描述，金钩胡子是一个身长，脸黑，长须的男人，最具个性特征的是，耳边常挂一对金钩。

细分缕析所有能找到的文史资料，我得出的结论是：金钩胡子第一次在城陵矶出现，是一九三九年仲秋的一个下午，地点是镇教会中学。那天，教会中学出现了一条“打倒日本鬼子！”的标语，有汉奸把这个消息报告给了日军宪兵队。宪兵队把所有在校的六十多个学生和老师关进了一间教室，门窗钉

死，浇上汽油，声称：太阳落水前，如不交出写标语的人，则通通“死啦死啦的”。然后，留下三个宪兵看守，其余人撤进了海关（日军的大本营）。

当时，第一次湘北大战正酣，驻城陵矶日军差不多是全部投入了前线，只留下宪兵队维持后方。在这个当口，日本人是说得出的。城陵矶镇一下就炸锅了。为阻止日本人放火，几十个学生家长齐跪苗秀文门前。苗秀文慨然允诺：“拼死也要救出学生们！”便携日本妻子去了海关。

时间过得真快，西沉的夕阳已将三江口染得血红，秋风也带着杀气逼人而来，就在这时，金钩胡子出现了！

平端着一条四脚板凳的金钩胡子，如从天而降。

金钩胡子从天而降的地方是在三个日本兵的身后，是个下手的好位置。可是，金钩胡子在动手前，却无端的大吼了一声，似乎在提醒那三个敌人：我来了！

三个日本兵成品字形散开，离金钩胡子最近的那个日本兵转过身来，刺刀刚刺出一半，脑袋就在金钩胡子的板凳下开了花；另一个日本兵刚想扣动枪机，金钩胡子左手一挥，一支飞标在那个日本兵的喉咙上就只看得见了一个圆圈，恰如一个句号；最后那个日本兵似乎还有点武士道，端着刺刀就向金钩胡子冲来，金钩胡子纹丝不动，待刺刀离胸口不到半寸时，金钩胡子轻巧地一转身，刺刀横在了他的胸前，他右手一揽，揽住了枪身，左手一伸，就如捏一只小鸡似的，只听“啪嚓”一响，日本兵的喉咙就冒出了白森森的一节。

收拾完三个日本兵，金钩胡子从容地拍了拍手，弯腰捡起地上的三支大枪背上。砍开教室门后，他朝看呆了的学生们挥了一下手，转身便向校门外走去。

学校的斜对面就是镇维持会。金钩胡子径直走进了维持会的大门。

刚涌出教室的学生们一看就知道了救星的目的，于是大喊：

“杀死告密的狗汉奸！”

走进维持会大门的金钩胡子只将手中的刺刀晃动了两下，两个身背盒子炮的便衣便如割断了脖子的鸡在院子里打起了圆圈，其他人见状早作了鸟兽散。

最后冲出来的是维持会长。冲出来的维持会长边冲边向金钩胡子开枪，子弹打在金钩胡子的刺刀上“乒乒”作响，火星飞溅。跟在金钩胡子身后的学生

们都看得十分清楚，其实金钩胡子手都没动一下，维持会长的枪就不响了。打不响枪了的维持会长倒在了地上。金钩胡子过去看时，维持会长已断了气，嘴角流出的是一股黄水……

人们都说，城陵矶那地方不出土匪才是怪事，那里的地理为拦路抢劫的土匪出没创造了十分便利的条件。地方既为湘鄂，湘川水路要道，来往商船自然不少。下水的运去了三湘四水土产，上行的带来日用百货来品。商船的往来使商人得了利，且方便了百姓的生活，却于土匪似乎没带来什么好处。土匪是什么？那可是一帮把脑袋系在裤腰带上过日子的汉子。什么绿林、白林，他们才不管这么多。他们知道的就是我们也要过日子，我们的日子过不好，你们的日子也就别想好过。于是就去抢，又不能谁的都抢，那样做就背道了，要抢就抢有钱人，且抢了又好走，这就需要地理来作掩护了。恰好，城陵矶不但提供了可抢之人（往来商船），又提供了方便下手且抢了好走的地理条件：长江与洞庭湖在城陵矶下汇流，大江西来，洞庭南注，一个横截，一个斜冲，自然造就了这里的复杂水情。又两水相汇，势已浩淼，再来一点城陵矶的锁迫，那水势就汹汹，流速就湍湍了。上行船就是有好风借力，行至城陵矶下，也是不借纤绳就寸步难行；下水船本有水力可借，却因了那横冲过来的江水截道，也只得小心翼翼，放慢船速，绕矶头出湖。船速一慢，土匪自然就好下手。且，城陵矶三面环水，一面靠山，那山势虽不险峻，却杂木森森，山峰连绵至太阳升起处。对岸又是一望无际的芦荡，直铺到太阳落水处，不说一二个人进去，就是成千上万人隐入其中，不熟悉芦荡地理的人也难寻出一个，这就为土匪们抢了好走创造了条件。

城陵矶又是兵家必争之地，历史上有关湖南的战争，在这里莫不引发了或急或缓的枪声。杀人在这里的居民那是司空见惯，打仗在这里是家常便饭。战争的发生不仅锻炼了这里的人们，也为这里带来了崇义尚武之风。小孩子长到十五六岁，没有不习武的。又喜欢为了那么一个朦朦胧胧的义字而拉帮结义拜把子，其父辈不仅不反对，反而为其开香堂且日后以亲家相称。那个义字结拜时既为朦胧，长大了便用自己的经历来阐释这个字，或仗义疏财，或变义为利，可不管如何变化，一旦朋友有事，那是个个都能将一切抛在脑后，挺了胸可以去为朋友挡子弹刀子的。这些人虽抱团成伙，在江湖行走，被人称之为

匪，却从不扰当地居民。且在平时同百姓杂居，丝毫看不出半点匪气。一旦有了较大生意要做，只看街上有人拖竹而行，便自入自的伙，带上家伙，去干那点为匪的营生。

城陵矶镇街面不大，随了地势的变化分成上、下、横、堤四街。横、堤两街傍洞庭，下街依长江，上街则伴一条小溪进了山区。也就是随了这点街面的划分，为匪者也就有了一个规矩：傍洞庭的专收下水船的保护费；依长江的则收上水船的“行水”。分工明确，泾渭分明，湖水不犯江水。

当时洞庭湖、长江中游一带，对城陵矶的土匪有个这样的点评，道是：“一河浑水，两砣烂毒；柴氏三雄，四大天王；五王六侯，七星高照；八大金钢，九醉春芳园，十到分钱。”待到日本人占领城陵矶后，这有名有姓的三十五个惯匪，或隐于市，或隐于山，或隐于湖，不是怕日本人，是因为商旅断绝，没有生意可做了。

金钩胡子出现时，仍留在镇上且为匪首的是两砣烂毒之一的陈月高。陈月高，镇上人称笑面虎，平时里满脸笑容，杀人时笑得更甜，且以手快利索出名。光天化日之下，半个时辰之内，连杀三个日本兵，两个便衣，吓死一个维持会长，不说日本人，就是城陵矶镇上人也怀疑上了他。出事的第二天，正在家中睡觉的陈月高被日本兵抓进了军营。

被日本人抓进军营的陈月高稀里糊涂地挨了一顿打。稀里糊涂挨了一顿打的陈月高边挨打边稀里糊涂地骂了一通娘。可当他知道挨打的原因后，再不骂娘而是甜甜地笑了。

“狗日的，在城陵矶做这种事还有比我漂亮的，老子服了。”陈月高在心里说，吐出来的话却成了：“这顿打，老子认了，在城陵矶出了这样的事，你们不找我，我还不服气呢。但是，这件事确实不是我做的。我也确实想不到在城陵矶还有这样的高人。”

日本人没有相信陈月高的话，决定明天一早把陈月高杀了算了。可就在这天晚上，陈月高却被人救走了。据被打昏的中国看守说，救陈月高的人黑脸长须，手持两把快慢机。

这回日本人真的生气了，从戒备森严的军营里单枪匹马抢走一个明天就要处决的要犯，杀死五人，而且都是日本人呀！打残一个留下的目的就是让他报

告（日本人是这么看的），这不是明目张胆地向大日本皇军挑战吗？！日本人动怒了，能一枪不发就占领中国东北三省的大日本皇军如何能忍受如此的奇耻大辱？报复的展开是全镇大搜捕，随便乱杀人。可大搜捕的结果是：整个城陵矶镇根本就没有这么一个黑脸长须的人。聪明的日本人冷静了下来，把目标锁定在了那些见过黑脸长须人的人身上。细问，细访，一个细节也不放过，一根胡须也不放过，推理画像，多方认证，黑脸长须人终是那么神秘，不肯露出真面目。

人们也在细想，从黑脸长须人出现，见过他的就只有中国人，凡见过他的日本人都死了。这下镇上人有底了，骨头似乎也比以前硬了些。有关黑脸长须人的传说也就越来越神奇。说是黑脸长须人双耳边各有一个金钩，那金钩的作用是在吃饭时将长须挂向两边，好露出嘴巴让黑脸长须人吃饭。正好黑脸长须人无名无姓，且在清朝末年湘北一带出现过一个叫金钩李胡子的大侠，人们便依了传说，据了他的这一特征，给他取了个有趣的名字：金钩胡子。胡子是城陵矶人对有身份的人的尊称。

大搜捕时，金钩胡子如水蒸气消失了。

大搜捕时，日本兵和一些不怀好心的便衣队、皇协军趁势打劫了不少的城陵矶人和过往客商。有人被杀了，有人被劫了财，有人被劫了色，有人被打成了残疾。这些在当时看来是十分平常的事了，日本兵嘛，皇军嘛，随皇军做事的人嘛，他们想干点什么，那还不是小事一桩？！谁叫你无用？谁叫你中国人无用呢？！可这次却出怪事了。先是大搜捕杀了人的被人杀了，他如何杀人的，他也就如何被人杀了，一点也不走样；再是劫了色的，这些劫了色的人受的惩处更有趣，他们的那个劫色用的工具全都被别人割了，只有一个的没割，可屁眼被人缝起来了。后来听人说，那家伙又要劫色，但那工具又不顶事，看起来阳刚，稍一动就蔫了，人们说，金钩胡子在惩处他时，说了一句话：

“无用的东西留着也无用！”

至于那些把人打残了的，自己也被人打残了，还有那些劫了财的，却又把财花去了的，则算得清清楚楚，一条胳膊多少钱，一片耳朵多少钱，开价明确，分毫不差。

说是有这么一个故事：某天，一个日本小队长带一翻译去买东西。东西拿

了不给钱就走，店铺老板说：“这东西值一只耳朵。”小队长听了一楞，翻译指指那包东西，又指指小队长的耳朵，说：“胡子的价格。”小队长问：“胡子的哪里？”老板指指天空，说：“天上。”小队长把耳朵摸了摸，放下东西走了。

大搜捕时，金钩胡子化成水蒸气了，水蒸气变成空气了，空气无处不在，比神还灵。

四

我那绝顶聪明的父亲肯定是在酒过三巡后开始履行他的使命的。当他把话题扯到金钩胡子身上时，苗秀文斜了他一眼，说：“国民党在找他，日本人在找他，你们也要找他？”

父亲说：“我们找他同他们找他不一样。”

苗秀文说：“有什么不一样？还不都是要他的命。”

父亲说：“日本人找他是因为他杀了日本人；国民党找他是因为他也杀过国民党的人；我们找他是同他做朋友，他又没有杀过我们的人。”

苗秀文说：“他只杀坏人！”

父亲说：“我们都是好人。”

苗秀文说：“只能说你是好人。你们大了去了，就个个都是好人了？”

父亲说：“你说得也是。可我们绝大多数是好人。”

苗秀文说：“世上当然好人多。”

父亲说：“你是好人。”

苗秀文说：“如果我杀了你们的人，你就会说我是坏人了。”

父亲说：“你不会的。我们永远是朋友。”

苗秀文说：“如果金钩胡子杀了你们的人，你也会杀了他吧？”

父亲说：“杀不杀我作不了主，这要听组织的。不过，我不会放过他。”

苗秀文说：“就不管他杀的是你们中的好人坏人了？”

父亲说：“只要是我们的人，我都看成是好人。”

苗秀文说：“你喝多了。”

父亲说：“我没喝多。我是组织的人，组织说谁是坏人，我就说谁是坏人。”

那晚父亲肯定没有完成使命。

那晚父亲肯定喝醉了。

那晚父亲就睡在了苗秀文的家里。

在苗秀文家里舒舒服服睡了一晚的父亲，天刚蒙蒙亮就被苗秀文推醒了。

父亲一翻身枪就到手了。这时，父亲听到门外有人在喊：“吴会长一家都被人杀了！”

“是镇上维持会的吴会长吧？”父亲看着苗秀文问。

“是你们的人干的吧？！”苗秀文盯着父亲问。

“不会吧。”父亲说。

“如果是你们的人干的，”苗秀文说：“金钩胡子就要杀你们的人了！”

父亲有些茫然地望着苗秀文。苗秀文一把拉起父亲就去了吴会长的家。

后来父亲对我母亲说：“奶奶的！太惨了！一家五口，全都一刀毙命，家中值钱的东西洗劫一空！”

看完现场，父亲甩开苗秀文的手，一跺脚就跑回了部队。

第二天，父亲又找到了苗秀文。这次父亲没有转弯抹角，而是直奔主题。父亲告诉苗秀文，吴会长一家很有可能是为了保护组织寄放在他家的贵重药材而被害的。父亲还明确地告诉苗秀文，据组织了解分析，这宗血案，那边没有参与，也不可能是日本人干的。苗秀文完全可以听出，父亲的言下之意是：这宗血案，要么是金钩胡子干的，要么就是……

苗秀文耐心地听着父亲的讲述与分析，直到父亲把目光定在他的脸上不动了，这才冷冷地说：“你知道是谁干的了又如何？”

“杀了他！”父亲说：“夺回药材！”

“就凭你？”

“还有我们的组织。”

“你们的组织？”苗秀文说：“破这宗血案，你们的组织没有用。有用的是你有没有这个本事和胆子。”

“此话怎讲？”

“杀人的是陈月高，现在他就躲在对面的芦苇荡里。”苗秀文说完在椅子上坐了下来。